

《玉骨遥》： 侠义底色下的 东方奇幻剧

近日,东方奇幻浪漫爱情剧《玉骨遥》开播。该剧基于自然风貌架构恢宏场景,在奇幻笔触下延展东方美学的深邃魅力,以侠义故事叙写家国情怀。

奇幻世界,万物有灵

《玉骨遥》改编自沧月小说《朱颜》,讲述了孤高清冷的空桑皇太子时影及热情仗义的赤族郡主朱颜因一次偶然的相救而结下“一花之恩”的夙缘,两人相伴成长、历经磨难,相互扶持,共同捍卫家国的动人故事。

该剧讲述了空桑人、鲛人、冰族人三个族群的故事。在架构不同的世界观时,通过地理风貌、建筑结构等方面呈现不同族群的生活环境和族人特质。例如,嘉兰皇城的设计风格融合了古典文化中的圆方世界概念,展现了古代中国对和谐宇宙的理解。而九嶷山的建筑以木质为主,侧重于营造一种神秘感,并融合仙鹤、流水等元素,在旖旎风光中强化中式意境。

《玉骨遥》开篇便打开想象空间,当郡主朱颜用一枚玉骨轻轻点在画像上的人物眉心时,画中人神奇地变成了另一个活生生的朱颜。而在另一幕中,沙魔从地下猛然出现,肆意横扫四面八方。这些剧情设定,让点画成真、万物有灵的奇幻色彩跃然纸上。

于山川灵秀间,构筑东方美学

《玉骨遥》中的诸多元素取材于中国神话,描摹出既亲切又疏离的东方奇幻世界。为增强场景的真实感与代入感,剧组搭建了约三万平方米的摄影棚,剧中不乏大漠戈壁、青山绿水等真实地理风貌,并以全景式航拍、长镜头丰富故事的层次感,营造出横贯天地的磅礴气势。对于实景部分,剧组深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取景,再配合后期特效制作,将虚构与现实交织在一起,展现出一幅宏大壮美的画卷。

该剧的故事发生在一片名为“云荒”的奇幻大陆上。这样的设定深受《山海经》的启发,借鉴中国神话哲学、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及志异小说架构的东方奇幻术法,呈现了东方妙境的神韵。此外,在造型方面溯源古典服饰,并结合相应的角色属性,力图打造一种新中式美学风格。时影作为九嶷山的少司命,前期造型以灰白色调为主,突显

光明、纯洁、威仪。朱颜是空桑六王中赤王独女赤族郡主,服饰以红色系为主,象征热情与正义。二者服化造型上冷白对火红的视觉对撞,表达出既相互吸引又不能相融的炽烈与矛盾。

出世与入世,映照侠义精神

侠义精神是根植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之中的,在《玉骨遥》中也得到了挖掘和阐释。时影与朱颜的情缘,超越了表面上的浪漫情愫,演绎出一段无畏且深情的动人故事。他们在努力捍卫空桑王朝和保护族群利益的过程中,展示出为坚守正义而作出的无畏牺牲和不懈追求。《玉骨遥》基于原著小说《朱颜》的价值观,对其中家国情怀予以提炼和升华,以诗意叙事讲述了对于真、善、美、公正、平等的追求,以及年轻一代竭尽所能,捍卫天下苍生的价值取向。

主人公时影有一颗出世之心,却又担入世之责,对天下人有悲悯情怀。朱颜热情如炽,有着坚毅顽强的生命力,同时对其他生命有很深的感知、富有同理心。剧中没有绝对的反派,每个人物站在各自立场书写命运况味:止渊一直在过往中艰难前行,背负着个人情感和家国之恨的重担;时雨和白雪鸢纯良大度,大司命为情执着守候;白雪鸢对他人的攀附与取悦背后,实际是对命运不公的抗争。

整部剧以“雪寒薇”的一花之恩为始源,故事起于个体成长,落脚于家国担当。当时影对朱颜道出“守护护家之事,岂分男女之别?”剧中的家国情怀便开始逐层深化。正如导演蒋家骏在采访当中提到的,“除了奇幻爱情之外,(我们希望)更多传递出家国情怀、侠义精神、牺牲小我护佑苍生等积极向上的价值理念。”《玉骨遥》以细腻的笔触勾画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角色的选择和行为,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更是在寻求天地人文间的平衡,引导观众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一颗侠义之心。

近年来,国产奇幻剧的视效正逐步提升,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东方美学的创作模式。富有中式意蕴的侠义故事,也唤起了国内受众的诸多共鸣。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下,《玉骨遥》折射着当下东方奇幻剧的创作路径,也面临着观众的新期待、再审视。

来源:光明网

老年题材也能成年轻人爆款

正在热映的电影《我爱你!》,让以往在银幕上常常充当背景板的老年人角色,变成了闪闪发光的主角。该片由韩延执导,倪大红、惠英红、梁家辉、叶童主演,不仅以豆瓣7.9的高分成为同档期国产电影口碑最佳,也收获了不错的票房成绩。曾经冷门的老年题材,经过年轻化表达和类型化操作,让行业看到更多可能。

表达方式年轻化 打破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

截至7月6日,《我爱你!》票房已达3.76亿元,突破了老年题材的票房天花板。正如该片导演韩延所说,他想打破大家对衰老的恐惧,打破大众对老年人爱情的刻板印象,片中两个孤独的老年人相遇,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让人感受到生命的炽热与美好。

“倪大红饰演的男主角为戒虽然已经迈入老年,但很有少年气,比如他有意追逐各种时髦。他身上集中了当下年轻人的一些流行文化、上个时代中年人在工作上的一些特质。”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文化研究部主任左衡说,特别是片中常为戒孙女说他是讨好型人格:“某种意义上是对上一代父辈的剖析,他们太容易讨好别人。这些都是创作者有强烈意识的表达,在老年人形象塑造上迈进了一步。”

影评人井润成认为,《我爱你!》之所以能取得不错的票房成绩,正是在于年轻化、接地气的表达。“虽然是老年题材,但没有用老气的方式讲故事,而是很贴近当下年轻人的思维,全年龄段都可以欣赏,无论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看了都会很感动。”相比同档期《消失的她》流露出对两性关系的焦虑情绪,《我爱你!》则从正面击中了大家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质量逐步提升 老年题材市场有望扩大

从市场的角度看,如今的观影主流群体以年轻

人为主,因此,拍老年题材的电影对投资方来说性价比太低,这类影片的创作并不活跃。但随着国产电影市场的扩张和观众观影需求的日益多元化,近年来以老年人为主角的电影作品,不仅数量在增多,质量也在逐步提升。

对于曾拍出《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等影片的导演李睿珺来说,农村老年人一直是他镜头里频繁出现的主角之一。“这些年农村年轻人多出去打工,很多老人留在家。子女通常只留意到他们物质上的需求,觉得吃饱穿暖好像就可以了,但老年人精神上的困境和倾诉的需求常常被忽略。我觉得老人和小孩是生命中重要的两个端口,我们好像更在意小孩的处境,会不自觉忽略了老人。”李睿珺直言,老年人积累了几十年的生活经验,更应该得到重视。

此外,从社会文化传承的角度看,很多日常经验、文化、学科的传承,也要靠老年人,老年题材文艺作品的意义就更不言而喻。“我们对当下的老人有多理解、多支持,意味着未来年轻人对老了的我们有多理解、多支持,文艺作品会有示范效应。”

“尽管老年题材不是市场热点,但我们还是应该有更多影视作品去反映老年人生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说,随着许多城市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题材影视作品的市场会逐步变大。

故事叙事类型化 真实动人是第一要务

如果说《桃姐》《心香》《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等影片通过丰沛动人的情感思索生命的去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平原上的夏洛克》加入喜剧、荒诞等元素刻画个体与环境的关系,《飞越老人院》《我的特工爷爷》《我爱你!》则嫁接类型片叙事,大大提升了影片观赏性和趣味性。老年题材电影无论怎么拍,真实动人都是第一要务。

“我塑造的老年人角色,都来源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李睿珺坦言,他作品里的老年人,都曾是他熟悉的家乡村子里爷爷奶奶们的某种写照。“什么力量都比不上真实的生活。”李睿珺说,他创作《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时,已经做了好几年的心理准备,看到类似的人或事,都会随手记录下来,动笔前还会密集跟老家的亲友聊天,写完后还会再实地考察。

“老年题材影片能不能达到类型化标准,拍出多部成功作品,从而培养出这一类型的观众,这才是关键。”左衡认为,题材不是问题,但前提是能否成功实现类型化的工业标准和文化传播的效应。在创作上,他建议创作者不要从自己的立场替老年人表达,而是应该让观众真正感受到老年人的生命状态,“感受他们的智慧、烦恼、哀伤……”

《平原上的夏洛克》导演徐磊则建议,老年题材影片如果想要取得一定市场回馈,在演员选择上还是可尽量选择实力强、有一定票房号召力的演员。另外,他也提出,这类作品在创意设定上应该更丰富多元一些,不要只拘泥于某一种老年人形象或故事,比如,他已经看到过好几部讲老年人患阿尔茨海默症的作品了。

来源:北京日报

